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〇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

且說蔣平聽得裡面問道：「什麼人？敢則是投店的麼？」蔣平道：「正是。」又聽裡面答道：「少待。」不多時燈光顯露，將柴扉開放，道：「客官請進。」蔣平道：「我還有鞍馬在此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客官自己拉進來吧。婆子不知尊騎的毛病，恐有失閃。」蔣平這才留神一看，原來是個店媽媽，只得自己拉進了柴扉。見是正房三間，西廂房三間，除此並無別的房屋。蔣平問道：「我這牲口在那裡喂呢？」婆子道：「我這裡原是村莊小店，並無槽頭馬棚，那邊有個碾子，在那碾臺兒上，就可以餵了。」蔣平道：「也倒罷了。只是我這牲口就在露天地裡了。好在夜間還不甚涼，尚可以將就。」說罷，將坐騎拴在碾臺子樁柱上，將燈扣好，打去嚼子，打去後韉，把皮鞵攏起，用稍繩捆好；然後解了肚帶，輕輕將鞍子揭下，屨卻不動，恐鞍心有汗。此時店婆已將上房攆掃，安放燈燭。蔣爺抱著鞍子，到了上房，放在門後。抬頭一看，卻是兩明一暗。掀起舊布單簾，來到暗間，從腰間解下包裹，連馬鞭俱放在桌子上面，擲了擲身上灰塵。只聽店媽媽道：「客官是先淨面後吃茶？是先吃茶後淨面呢？」蔣平這才把店媽媽細看，卻有五旬年紀，甚是乾淨利便，答道：「臉也不淨，茶也不吃。請問媽媽貴姓。」店婆道：「婆子姓甘。請問客官尊姓。」蔣爺道：「我姓蔣。請問此處是何地名？」甘婆子道：「此處名叫神樹崗。」蔣爺道：「離陳起望尚有多遠？」婆子道：「陳起望在正西，此處卻是西北。從此算起，要到陳起望，足有四五里之遙。客官敢則是走差了路了？」蔣爺道：「只因身體欠爽，又在昏黑之際，不料把道路走錯了。請問媽媽，你這裡可有酒麼？」甘婆子道：「酒是有的，就只得村醪，並無上樣名酒。」蔣爺道：「村醪也好，你與我熱熱的暖一角來。」甘婆子答應，回身去了。

多時，果然暖了一壺來，傾在碗內。蔣爺因肚泄口燥，那管好歹，端起來一飲而盡。真真是「溝裡翻船」。想蔣平何等人物，何等精明，一生所作何事，不想他在媽媽店，竟會上了大當。可見為人藝高是膽大不得的。此酒入腹之後，覺得頭眩目轉。蔣平說聲「不好」！尚未說出口，身體一晃，咕咚栽倒塵埃。

甘婆子笑道：「我看他身體瘦弱，是個不禁酒的。果然。」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裹一摸，笑容可掬，正在歡喜。忽聽外面叫門，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這一叫不由的心裡一動，暗道：「忙中有錯。方才既住這個客官，就該將門前燈籠挑了。一時忘其所以，又有上門的買賣來了。既來了，再沒有往外推之理。且喜還有兩間廂房，莫若讓到那屋裡去。」心裡如此想，口內卻應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執了燈籠，來開柴扉，一看卻是主僕二人。只聽那僕人問道：「此間可是村店麼？」甘婆道：「是便是，卻是鄉村小店，惟恐客官不甚合心。再者並無上房，只有廂房兩間，不知可肯將就麼？」又聽那相公道：「既有兩間房屋，已足夠了，何必定要正房呢。」甘婆道：「客官說的是。如此請進來吧。」主僕二人剛進來。甘婆子卻又出去，將那白紙燈籠繫下來，然後關了柴扉，就往廂房導引。

忽聽僕人道：「店媽媽，你方才說沒有上房，那不是上房麼？」甘婆子道：「客官不知。這店並無店東主人，就是婆子帶著女兒過活。這上房是婆子住家，只有廂房住客。所以才說過，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。」這婆子隨機應變，對答的一些兒馬腳不露。這主僕那裡知道上房之內，現時迷倒一個呢。

說話間來到廂房，婆子將燈對上。這主僕看了看，倒也罷了，乾乾淨淨可以住得。那僕人將包裹放下。這相公卻用大袖揮去灰塵。甘婆子見相公形容俏麗，肌膚凝脂，娥眉之甚，便問道：「相公用什麼？趁早吩咐。」相公尚未答言，僕人道：「你這裡有什麼，只管做來，不必問。」甘婆道：「可用酒麼？」相公道：「酒倒罷了。」僕人道：「如有好酒，拿些來也可以使得。」

甘婆聽了笑了笑，轉身出來，執著燈籠，進了上房，將桌子上包裹拿起。出了上房卻進了東邊角門。原來角門以內仍是正房廂房以及耳房，共有數間。只聽屋內有人問：「母親，前面又是何人來了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兒體問，且將這包裹收起，快快收拾飯食。又有主僕二人到了，老娘看這兩個也是雛兒。少時將酒預備下就是了。」忽聽女子道：「母親，方才的言語難道就忘了麼？」甘婆子道：「我的兒呀，為娘的如何忘了呢。原說過就做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做了。偏他主僕又找上門來，叫為娘的如何推出去呢？說不得，這叫做『一不做二不休』。好孩子，你幫著為娘再把這買賣做成了，從此後為娘的再也不幹這營生了。——可是你說的咧，傷天害理做什麼。好孩子，快著些兒吧！為娘的安放小菜去。」說著話，又出去了。

原來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，名喚玉蘭，不但女工針黹出眾，而且有一身好武藝，年紀已有二旬，尚未受聘。只因甘婆作事闒味，玉蘭每每規諫，甘婆也有些回轉。就是方才取酒藥蔣平時，也央及了個再三，說過就作這一次。不想又有主僕二人前來。玉蘭無奈何將菜蔬做妥，甘婆往來搬運，又稱贊這相公極其俊美。玉蘭心下躊躇。後來甘婆拿了酒去。玉蘭就在後面跟來，在窗外偷看。見這相公面如傅粉，白而生光，唇似塗朱，紅而帶潤，惟有雙眉緊蹙，二目含悲，長吁短歎，似有無限的愁煩。玉蘭暗道：「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，必是貴家公子。」再看那僕人坐在橫頭，粗眉大眼，雖則醜陋，卻也有一番嬌媚之態。只聽說道：「相公早間打尖，也不曾吃些什麼。此時這些菜蔬雖則清淡，卻甚精美，相公何不少用些呢？」又聽相公嚶嚶鶯鶯說道：「酒肴雖美，無奈我吃不下咽。」說罷，又長歎了一聲。忽聽甘婆道：「相公既懶進飲食，何不少用些暖酒，開開胃口，管保就想吃東西了。」玉蘭聽至此，不由的發恨道：「人家愁到這步田地，還要將酒害人，我母親太狠心了！」忿忿回轉房中去了。

不多時，忽聽甘婆從外角門進來，拿著包裹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的兒呀，活該我母女要發財了。這包裹比方才那包裹尤覺沉重，快快收起來，幫著為娘的打發他們上路。」口內說著，眼兒卻把玉蘭一看。見玉蘭面向裡，背朝外，也不答言，也不接包裹。甘婆連忙將包裹放下，趕過來將玉蘭一拉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又怎麼了？」誰知玉蘭已然哭的淚人兒一般。婆子見了，這一驚非小，道：「哎喲！我的肉兒，心兒，你哭的為何？快快說與為娘的知道，不是心裡又不自在了？」說罷，又用巾帕與玉蘭拭淚。玉蘭將婆子的手一推，悲切切的道：「誰不自在了呢？」婆子道：「既如此，為何啼哭呢？」玉蘭方說道：「孩兒想爹爹留下的家業，夠咱們娘兒兩個過的了。母親務要作這傷天害理的事作什麼？況且爹爹在日，還有三不取：僧道不取，囚犯不取，急難之人不取。如今母親一概不分，只以財帛為重。倘若事發，如何是好？叫孩兒怎不傷心呢。」說罷，復又哭了。

婆子道：「我的兒，原來為此。你不知道為娘的也有一番苦心，想你爹爹留下家業，這幾年間坐吃山空，已然消耗了一半，再過一二年也就難以度日了。再者你也不小了，將來陪嫁妝奩，那不用錢呢。何況我偌大年紀，也不弄下個棺材本兒麼？」玉蘭道：「媽媽也是多慮。有說有的話，沒說沒的話。似這樣損人利己，斷難永享，而且人命關天的，如何使得？」婆子道：「為娘的就做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做了。好孩子！你幫了媽媽去。」玉蘭道：「母親休要多言。孩兒就知恪遵父命。那相公是急難之人，這樣財帛是斷取不得的。」甘婆聽了犯想道：「鬧了半天，敢則是為相公。可見他人太心大了。」便問道：「我兒，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難之人呢？」玉蘭道：「實對媽媽說知：方才孩兒已然悄悄到窗下看了，見他愁容滿面，飲食不進，他是有急難之事的，孩兒實實不忍害他。孩兒問母親將來倚靠何人？」甘婆道：「哎喲！為娘的又無多餘兒女，就只生養了你一個，自然靠著你了。難道叫娘靠著別人不成麼？」玉蘭道：「雖然不靠別人，難道就忘了半子之勞麼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甘婆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暗道：「是呀，我正愁女兒沒有人家，如今這相公生的□分俊美，正可與女兒匹配。我何不把他作個養老女婿，又完了女兒終身大事，我也有個倚靠，豈不美哉？可見『利令智昏』，只顧貪財，卻忘了正事。」便嘻嘻笑道：「虧了女兒提撥我，險些兒錯了機會。如此說來，快快把他救醒，待為娘的與他慢慢商酌——只是不好啟齒。」玉蘭道：「這也不難。莫若將上房的客官也救醒了，只認做合他戲耍，就煩那人替說，也免得母親礙口，豈不兩全其美麼？」甘婆哈哈笑道：「還是女兒有計算。快些走吧，天已三鼓了。」玉蘭道：「母親還得將包裹拿著，先還了他們。不然，他們醒來時不見了包裹，那不是有意圖謀了麼？」甘婆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便將兩個包裹抱著，執了燈籠，玉蘭提了涼水。

母女二人出了角門，來到前院，先奔西廂房，將包裹放下。見相公伏几而臥，卻是飲的酒少之故。甘婆上前輕輕扶起。玉蘭端過水來，慢慢灌下，暗將相公著實的看了一番，滿心歡喜。然後見僕人已然臥倒在地，也將涼水灌下。甘婆依然執燈籠，又提了包裹。玉蘭拿著涼水，將燈剔亮了，臨出門時，還回頭望了一望，見相公已然動轉。連忙奔到上房，將蔣平也灌了涼水。玉蘭歡歡喜喜，回轉後面去了。

且說蔣平飲的藥酒工夫大了，已然發散，又加灌了涼水，登時甦醒，拳手伸腿，揉了揉眼，睜開一看，見自己躺在地下。再看桌上燈光明亮，旁邊坐著個店媽媽，嘻嘻的笑。蔣平猛然省悟，爬起來道：「好呀！你這婆子不是好人，竟敢在俺跟前弄玄虛，也就好大膽呢。」婆子「噗哧」的一聲笑道：「你這人好沒良心，饒把你救活了，你反來嗔我。請問你既知玄虛，為何入了圈套呢？你且坐了，待我細細告訴你：老身的丈夫名喚甘豹，去世已三年了，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。……」蔣平道：「且住。你提甘豹，可是金頭太歲甘豹麼？」甘婆道：「正是。」蔣平連忙站起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原來是嫂嫂，失敬了。」甘婆道：「客官如何如此相稱？請道其詳。」蔣平道：「小弟翻江鼠蔣平。甘大哥曾在敝莊盤桓過數日，後來又與白面判官柳青劫掠生辰黃金，用的就是蒙汗藥酒。他說還有五鼓雞鳴斷魂香，皆是甘大哥的傳授。不想大哥竟自仙逝，有失弔唁，望乞恕罪。」說罷，又打一躬。甘婆連忙福了一福，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原來是蔣叔叔到了。恕嫂嫂無知，體要見怪。亡夫在日，曾說過陷空島的五義，實實令人稱羨不盡。方才叔叔提的柳青，他是亡夫的徒弟。自從亡夫去世，多虧他殯殮發送，如今還時常的資助銀兩。」

蔣平道：「方才提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。姪女有多大了？」甘婆道：「今年□九歲，名喚玉蘭。」蔣平道：「可有婆家沒有？」甘婆道：「並無婆家。嫂嫂意欲求叔叔作個媒的，不知可肯否？」蔣平道：「但不知要許何等樣人家？」甘婆道：「好叫叔叔得知，遠在天涯，近在咫尺。」就將投宿主僕已然迷倒的事說了：「是女兒不依，勸我救醒。看這相公甚是俊美，女兒年紀相仿。嫂嫂不好啟齒，求叔叔作個保山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好呀！若不虧姪女勸阻，大約我等性命休矣。如今看著姪女分上，且去說說看。——但只一件，小弟自進門來，蒙嫂嫂賜了一杯問酒，到了此時也覺餓了。可還有什麼吃的沒有呢？」甘婆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待我給你收拾飯食去。」蔣平道：「且說下，說的事成與不成，事在兩可，好歹別因不成了，嫂嫂又把那法子使出來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」甘婆哈哈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叔叔只管放心吧。」甘婆子上後面收拾飯去了。

不知親事說成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